

名家隨筆

泰山的女性光芒

蒋 殊

我不记得，第一次住在泰山的那个夜晚，有没有月亮。第二次的夜晚却是真真切切没有月亮。那个夜晚，我与同行的朋友站在泰山最高处，望星空。星星没有想象的多，也没有“手可摘星辰”的意境，然而谁都不会失望，因为每个人的目标都是次日早晨缓缓升起的那个太阳。

登泰山的人，几乎都是为了亲眼目睹太阳升起，以至于有的人裹着一件军大衣在户外有利位置过夜。有些人，铺个毯子挤在宾馆大厅地板上。

不必上闹钟，凌晨的酒店门外早早就响起此起彼伏的敲门声，以及“走了——走了——”的呼唤声。客人们裹得严严实实应声而出，挤进人流中去看日出。

尽管国庆长假刚刚过去，看日出的人还是多到无法想象。凌晨5点钟的天空，漆黑一片。掉在大部队后面的我与女友跟着人流向前。

可是，所有的位置已经被挤占得连一丝缝隙都不剩。跌跌撞撞，相互搀扶着想在人群中寻找一份运气。终究，泰山没有辜负远道而来的我们，那块刻有“五岳独尊”的石头上方，为我们留出一方空隙。

站在那处乱石堆上，摇摇晃晃等待一个神圣时刻到来。

太阳升起的地方，只有一条橘色的线，预示着太阳正在攀升。从周遭鼎沸的人声中可猜到看日出

人群的壮观。人们的聊天内容，大多与日出无关。

所有的喧嚣，是在突然间停止的，化为一致的惊呼。太阳缓缓露头了，密密麻麻的人群也暴露在晨曦中。看看时间，是6时15分。在无数双眼睛注视下，用时不过五分钟，太阳一点点跳出来，发出万道霞光。

那不是碧霞吗？那就是碧霞呀！

若不是这夺目的霞光，我几乎忘记前一日下午碧霞祠的遇见。

那是泰山又一轮夺目的月亮，是泰山主神碧霞元君。说不上为何这雄壮的泰山有着诸多女性的光芒，有趣的是泰山主神故事中也流传着一个兄妹二人争抢泰山的传说，最终妹妹碧霞以智慧取胜，赢得泰山主神的地位。

泰山无疑是雄伟的，雄伟到人们常常忽略其主神竟是一位女性。碧霞元君的道场，宏伟地铺开在泰山上，包括庙宇、神坛，以及供奉碧霞元君诸多设施在内的一个宏大建筑群。

“行四海外，东到泰山。仙人玉女，下来翱游。”据说，这是“泰山玉女”最初的说法，来自曹操的《气出唱》一诗。诗中的玉女，是不是被尊称为“碧霞元君”或“东岳泰山天仙玉女碧霞元君”，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碧霞女神以玉女形象在泰山生根，并且以强大的慈悲心护佑着一代代百姓。

走进碧霞祠那天已近黄昏，但人流不息，可见女神在百姓心中的力量，她主管的范畴，也从生儿育女扩展到平安健康、家庭和睦。

祈福的人流中，细心的老师突然发现一个身影，那是一个极年轻的女孩，该是与我初次登泰山一样的年纪。然而她与身边大多数成双结群的青年男女不同，独身一人，瘦弱、清秀，梳一条麻花辫，着一件黑白格子卫衣，一条牛仔裤，一双白色运动鞋，背一个白色双肩包。简简单单的装束，简简单单的行头，却并非简简单单的心情。她游走在碧霞元君道场间一次次虔诚朝拜，一处完毕，又直直走向下一处。

周围人声鼎沸，欢声笑语，她却听不，不看。

突然间一个转身，让我看到她忧郁的眼神泪花闪闪。

女孩遇到什么事？女孩的内心装着多重的忧伤？碧霞女神，是不是可以如愿听到女孩心声？

自曹操书写下“泰山玉女”至今，碧霞元君在泰山已经进驻了将近1800年。当初被称为“玉女”的女神，也因操心民生走在变老的路上，一路从女孩成为“泰山娘娘”，升级到“泰山奶奶”。这样无距离又极富烟火气的称谓，倒让人觉得女神与这人间的女子一样，都是有温度的存在。

有温度的女神，一定不会冷落人间疾苦。



童年枣之乐

马 肆

秋风扫落叶。

好一个霸道的“扫”！已经变黄和正在泛黄的枣叶被旋到半空，来不及舒展轻盈的体态，便扑簌簌落下，又被劲风一路裹挟，贴着地面连翻几个跟头，一堆一簇一排，拥挤到墙根。

经日晒风吹早已干透的红枣，抓住与高枝的最后一丝牵绊，执拗地荡过几荡，也被无情地甩了出去，划出一道道红的弧线，噗，噗——那着地的声音，径自穿过耳畔，直抵心脏，像擂响一曲乡愁，令我欢呼雀跃，令我欣喜忘形。迫不及待拾起，近乎贪婪地塞进嘴里。

这是怎样一种甘醇？远远超过了红枣甘甜的本味。或许是因了它晕染时光内敛的红润，或许是因了它蕴藉天地淬炼的精华，或许是因了曾有与它相伴成长、相依生活的人生喜乐。

枣之乐，乐在温热的老灶台上，乐在倒扣的老粗碗下。顺碗沿飘出浓浓淡淡的枣香，甜蜜了那个缺滋少味的年代。青绿起皱的枣皮、柔软糯糯的枣肉，丰富了贫瘠单调的生活。

枣之乐，乐在八月十五前后噼啪啪的打枣声里，一阵阵急促促唰啦啦落下的红枣雨，那一片片红灿灿鲜亮亮的红枣云。左邻右舍都来了，大姑娘、小媳妇、小小子、小丫头，还有咧着豁牙嘴巴的老太太。大家挎着箩筐，携着竹篮，相互招呼着，打趣着，逗闹着，一边捡拾，一边脆生生甜盈盈嚼着。

枣之乐，乐在南墙背阴的角落里。那些被精挑细选的红枣安静躺在老坛滚圆的肚子里，经高粱酒日复一日熏染，浸润，滋养，渐渐攒成对年味的向往。

枣之乐，乐在一场盛大的雪落。白白莹莹的雪窝里，总也藏着几枚被季节遗落的枣子，那红，那亮，那喜，那乐，不亚于发现了红而纯的宝石。

娘则打开了封存的酒枣坛，把洁净的雪放进去，再次封坛静置。要等火红的对联贴起来，响亮的炮竹爆起来，灿烂的烟花燃起来，一坛陈酿了整个严冬的酒枣，被鲜亮亮端上桌。如果有幸，还可以尝到一小碗枣酿。那味道，有枣香，有酒香，有雪香，有蜜香，还有冬天的甘冽和清透。

不着急，我的枣乐才刚刚开始。

小院清宁自在，随风摇落的红枣，像摇落一段旧时光阴。“光阴”焙在炉台上，红亮的枣皮一点一点焙焦，散发出浓郁的枣香味。炉子上的壶正好开了，咕嘟冒出白的水汽，水汽从壶嘴喷溅到火圈上，化作一个个小小的白水珠，嗤嗤啦啦一番挣扎，一眨眼，不见了。

取小撮红茶冲泡，加两三枚焦枣，围着火炉坐定。呷一口香暖的枣茶，嗑一把喷香的瓜子，手里攥着满满一团活色生香的人间烟火。



牧雪斋记

吴鹏程

古之文人雅士皆有斋号。斋号者，古文人雅士名、字外之又一美名也，因其能丰富解释名、字，还有寄寓远大志向之心、内涵人世情怀之意，故而各自斋号多别有特色。一人一号，号号传神，不可复制焉！

余虽不才，因早年曾与天龙山之蟠龙松相伴，故取别名“松下客”，有松下做客修行之念；今历经沧桑，遂又有效仿古文人雅士之心，故命斋号名为

“牧雪斋”。命此斋号深有缘起：庚子岁冬，因再次入职天龙山，隐隐约约顿觉有牧雪修学之意，故决定用之，乃“松下客”之又一号也。

所谓“牧雪斋”号者，其根源出自宋代释广闻的《雪牧》一诗，其诗曰：“整顿蓑衣御苦寒，自家水牯自家看。白漫漫处无香草，笛弄梅花过别山。”今反其字而用之，以表余之心绪。然启发余思索斋号名者，源于著名书画家、学者、山西大学教授李德仁先生，最终使斋号定名则是唐槐诗社社长、诗坛前辈常永生以及唐槐诗社副社长郭天保先生。李先生为余入门求道的恩师之一，为能早日步入学界大门，先生循循善诱之教导余时常铭记在心，修行中不敢有丝毫懈怠。此外，在临习书法字帖上，李先生也常常加以指导，余感念甚深。常、郭二位是余之前辈，亦为学兄，多年来，对余之提点甚多，均没齿难忘也。

斋号既定，余时年已近不惑，遂突发奇想，似应聘十位书法家书之，待集齐之后，悬于书房，供余日日欣赏，如此，方能将牧雪修行之意，走脑入心，不废修行之志。修学之路漫漫，作为初学人，确应常思“六经勤向窗前读”之古训，逐步深解“及时当勉励，岁月不待人”之警言，方可为修学解惑助力。

修学解惑者，当为世间人一生第一之大事也。学为行先，行为学验，有学有行，改过向善，万事求真，人生方得圆满自在，圆满自在者，牧雪斋之归宿也！